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叢考

陳　捷　著

中 華 書 局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

本書出版得到南京大學“985 工程”三期項目資助

總　　序

張伯偉

十六世紀以來,在一些西方的文獻中,往往提到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他們認爲惟獨自己纔有兩隻眼睛,歐洲人則只有一隻眼睛。這些記載出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國的伏爾泰也曾謙遜地認同這種説法:"他們有兩隻眼,而我們只有一隻眼。"用兩隻眼睛觀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爲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仁",本來就是著眼於自我和他者,本來就是在"二人"間展開的。不過,當大漢帝國雄峙於東方的時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謂的"仁政",實際上所成就的卻不免是以自我爲中心的天下圖像。政治上的册封,貿易上的朝貢,軍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過這樣的過濾網,兩隻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過是自己在他者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有甚麽本質的區别呢?

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歐洲人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並且紀録下他們的觀察和印象。於是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逐漸有了一個不同於自身的他者,也逐漸獲得了第二隻眼睛,用以觀察周邊和遠方。不僅如此,他們還讓中國人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不過,這是在中國人經歷了近代歷史血和淚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後的事情。

同樣是承認中國人有兩隻眼,但在德國人萊布尼茨看來,他們還缺少歐洲人的"一隻眼",即用以認識非物質存在並建立精密科學的"隻眼"。推而廣之,在美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及周邊各地區人的觀察中,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中國,也必然是色彩各異、修短不齊的形象。我們是還缺少"一隻眼",這就是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正如一些國外的中國學家,曾把他們觀察中國的目光稱作"異域之眼",而"異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獨具隻眼"。

然而就"異域之眼"對中國的觀察而言,其時間最久、方面最廣、透視最細、價值最高的,當首推我們的近鄰,也就是在中國周邊所形成的漢文化圈地區。其觀察紀録,除了專門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紀、録爲題者外,現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漢籍,展現的便是"異域之眼"中的中華世界。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推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重建的目的,無非是爲了更

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新貌之獲得,有賴於當時的新材料和新觀念,用陳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域外漢籍可大致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但其在今日的價值和意義,已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於"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成爲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本著這一構想,我們編纂了"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其宗旨一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虚誕浮華;向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絶;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總之,我們期待著從"新材料"出發,在不同方面和層面上對漢文化整體的意義作出"新發明"。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曾把這兩句詩看作"浩然之氣"的形容;"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唐代鑒真和尚曾因這四句偈而東渡弘法。我願引以爲域外漢籍研究前景和意義的寫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種種分際的交滙,是智慧的"結緣"和"對語",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斷"的光明事業。

是爲序。

目　次

被人遺忘的日本人八户弘光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日民間往來一例 …… 1

附録一　［李長榮筆談資料］ …… 22

附録二　《柳堂師友詩録・順叔吟草》

南海李長榮子黼輯 …… 36

岡田篁所和他的《滬吴日記》…… 42

一位日本武士眼中的中國

——上田休的中國旅行記 …… 66

附録　［上田休中國旅行日記］…… 74

岡千仞與訪日中國人的交游

——《蓮池筆譚》《清讌筆話》等筆談資料之所見 …… 100

附録　岡千仞與清國公使館員的筆談録 …… 121

從《清使筆語》看日本漢學家增田貢與中國人的交流 …… 138

附録　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的《清使筆語》…… 161

黄遵憲與日本漢方醫學保存運動 …… 229

關於《清客筆話》及其價值

——日本所藏楊守敬資料解題之一 …… 250

關於楊守敬與巖谷修筆談資料的初步考察

——日本所藏楊守敬資料解題之二 …… 267

關於楊守敬與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 …… 292

楊守敬與羅振玉的交友

——讀楊守敬致羅振玉書札 …… 319

關於《羅振玉手札》所收羅振玉致楊守敬書札的考察 …… 342
姚文棟在日本的訪書活動 …… 367
關於清駐日公使館借鈔日本足利學校藏
《論語義疏》古鈔本的交涉 …… 377
關於日本最古的印刷品百萬塔陀羅尼西傳中國的記録 …… 431
日本米澤藩舊藏宋版三史與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 460
岸田吟香的樂善堂在中國的圖書出版和販賣活動 …… 479

被人遺忘的日本人八户弘光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日民間往來一例

本文考察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活躍於横濱、上海和香港等地的日本人八户弘光在中國的活動。八户弘光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是與當時普通的日本人相比卻有一番相當特異的經歷。他曾擔任美國人 Eugene Miller Van Reed 的翻譯,到過歐洲、美國,1866 年開始在香港、上海的美國 Heard Augastine & Co. 公司(中國名爲琼記商會)工作。不僅懂英語,而且對西方的生活、風俗習慣及社會制度等有豐富的知識。另一方面,他受過漢詩文方面的基本訓練,能够與中國文人唱和、用漢文筆談,並擅長書法,通過詩文唱和等與上海、廣州及香港的中國文人建立了友善的關係,在上海、廣東和香港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上海還很少有日本人長期居住的當時,他曾經幫助過很多爲視察或進行貿易等來到當地的日本人,也曾經照顧過在香港的日本漂流民。他還是當時住在香港的王韜的朋友,是這一時期王韜的日本知識的重要來源。此外,他在香港中文報紙上發表的投稿文章曾經在清政府和朝鮮、日本三國之間引起混亂,幾乎發展爲重大的外交問題。作爲一位連本國政府都不承認其身份的民間人士,藉助剛剛誕生不久的報紙這一媒體的力量,在因西方勢力的進入而呈現緊張狀態的東亞國際關係中引起了一場風波。

清、日、韓三國在處理因八户弘光的文章引起的混亂時已稱其人身份不詳。1879 年王韜訪問日本時向日本人詢問八户弘光的情況,但卻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日本近代東亞關係史專家田保橋潔在

其專著《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中曾介紹因八户的投稿而引起的清日韓三國間的外交交涉,並將此事概括爲"八户順叔事件"。關於八户其人的情況,田保橋潔根據"舊幕府遺老所云",説他是"官吏八户厚十郎的三男,後改姓大陽寺。明治維新時受僱於上野國高崎藩,曾參與藩政改革,以後擔任東京府及地方屬官。幕府末期曾數次前往歐洲。上述的投稿大約便是途經上海、香港等地短期逗留時的所爲。"關於投稿的内容,田保橋認爲:"有關朝鮮的部分完全没有事實根據。爲什麽他要傳佈這樣的流言,實在令人費解。"①此後,在討論近代清、日、韓三國關係的論著中有不少提到"八户順叔事件",但是研究者們對八户順叔本人似乎都没有什麽興趣②。除了提到"八户順叔事件"的著作之外,關於八户弘光的論文有福永郁雄《順叔 八户先生の消息》③、歌野博《谷户喜三郎——海國異人の肖像と足跡》等④,遺憾的是這些文章幾乎都没有利用中國方面的史料。此外,沖田一的專著《日本與上海》和論文《The North China Herald(《北華捷報》)關於幕末日本的相關報導》中注意到八户在上海的活動,可惜其結論只是"八户的身份背景不明,但確爲這一時期出没於上海有關資料中的人物"⑤。在王韜研究中,經常有

① 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文化資料調查會,1964 年)第二章。

② 如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 年 10 月)在提及這一事件時關於八户其人只有"八户某(經歷不詳)"幾個字。此外,佐佐木揚《清末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觀と西洋觀》(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 年 12 月)中也言及這一事件。

③ 福永郁雄《順叔 八户先生の消息》,《明治村通信》第 216、217 號,1988 年。

④ 歌野博《谷户喜三郎——海國異人の肖像と足跡》,《あうろーら》第 20 號,2000 年 7 月。

⑤ 沖田一《日本と上海》(大陸新報社,1943)。引文見《ノースチャイナ ヘラルドの幕末時の日本關係記事》,《龍谷大學論文集》第 417 號,1980 年 10 月)。

人引用《甕牖餘談》中《日本宏光》等項做爲分析其日本認識的資料,不過對八户的叙述大多不超過王韜提供的情況①。本文希望能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之上對散見於日中兩國人士記録中的八户弘光的蹤跡進行整理,對這位在明治時期就已經被遺忘的日本人在中國的活動加以考察。

一 征韓説的風波

在考察有關八户弘光的記載之前,讓我們先簡略叙述一下引起清、日、韓三國之間政府外交交涉的所謂"八户順叔事件"的經過。

同治六年(慶應三年,1867)二月十五日,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關於朝鮮對外關係的密摺在報告了歐美各國動向和日本政府準備征討朝鮮的傳言之後,做爲消息來源的説明,附録了五份有關的報紙消息,其中兩條來自一位叫"八户順叔"的日本人的投稿。總税務司赫德(R.Hart)寄來的報紙内容是②:

> 聞日本名儒八户順叔先生言:邇來其國政治風俗革故更新,蒸蒸乎日臻上理。六藝之内,捨弓箭而專習劍舞,騎乘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以施放縱擊,水師則導以駕駛輪船,俾其洞悉水火二力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術。今其國中已有火輪兵船八十多艘,可謂盛矣。前日江户政府選子弟十有四

① 近年言及王韜《甕牖餘談》中《日本宏光》一條的論著有唐權《日中文化交流秘史——海を越えた艶こと》(新曜社,2005 年 4 月)。另外,清末中國人記録中"八户弘光"的"弘"字寫做"宏"是避清帝之諱。

② 《清季中日韓關係資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年)第 51—53 頁,文書三十八。《同文彙考》原編續卷洋舶情形、《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同治六年二月乙亥項也加以引用,但文字略有不同。

人,遣往英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俊之士。其齒由十二歲至二十二歲,衣冠之歐羅巴,翦髮持棍,效其裝束,長官左右袖則以金綫五匝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之語言文字,所異惟腰繫二刀而已。又有江户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萬次郎,於月前特至上海製造火輪船。其智慧靈敏,能深悉機括關鍵之精微,近日已啟行回國矣。國中共有二百六十名諸侯,前由大君詔至江户京師,會同議政,務要整武備,大震國威,以征不庭。現有興師往討朝鮮之志,因朝鮮五年一朝貢,至今負固不服,此例久廢故也。

在這篇文章中,八户介紹了日本在政治、風俗及軍事方面的改革和軍力的增强,在幕府派遣十四名留學生到英國學習、中濱萬次郎到上海考察火輪船等事實之外,聲稱因朝鮮王廢除每五年一次向日本朝貢的舊例,故日本大君詔命二百六十名諸侯會集江户,將要征討朝鮮。八户的另一篇投稿是由三口通商大臣寄來的,《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清季日韓關係資料》收録的摘要比較簡略,根據《同文彙考》,文章中提到了新羅王對日本的歸化和三韓從屬等問題。文章開頭有"有日本國客人名八户順叔送來新聞原稿"等説明,可知文章出自八户弘光之手①。

在朝鮮國内剛剛發生了法國傳教士被殺等與朝鮮對外關係相關的一系列事件之後,關於日本準備征伐朝鮮的報導在清政府内部造成緊張,特别是令清政府加强了對日本政府的戒心。總理衙門在同一天的附片中云:

①《同文彙考》原編洋舶情形,韓國史料叢書二四。《清季中日韓關係資料》第52頁,文書三十八。《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同治六年二月乙亥。

臣等反覆思維,此事如果屬實,朝鮮雖屬彈丸,若英法各國與之搆兵,其志不過在於傳教通商,兩國互相牽制,未必遽攘其土地爲己有。至日本無所牽制,難保不貪其土地。設朝鮮爲日本所據,則與中國相隣,患更切膚。(中略)是朝鮮被日本之兵,其患較被法國之兵爲尤甚①。

這段文字明顯地表現出大臣們對日本在朝鮮問題上的威脅有一種危機感。

在此之後,清朝政府立刻通過禮部密諮朝鮮國王,以確認報紙報導的真僞。朝鮮方面也感到震驚,先是在給清朝禮部的回信中表示朝鮮國王向日本朝貢等説法完全是無中生有,同時通過對馬藩向日本政府發出了追問的文書。這份公文中在引用了上述報紙報導之後云:

八户順叔者,不識爲何狀人,屬籍之的在貴國既不可詳,流寓之現因何事又未必詰。而竊怪其捏造讒誣,恣意譸幻,公肆流播,無所顧畏。揆諸事理,實是窮究不得者矣。

在抗議八户捏造的同時,要求日本政府給予明確的答覆②。對此,幕府在慎重協議之後,派當時在倭館逗留的講信大差使送去以對馬藩主的名義發出的回函,正式承認八户的言論是"荒誕虚妄、毫無形跡"的"流言"③。

八户順叔的投稿引起的這番糾紛終於以日本方面正式否認的

①《清季中日韓關係資料》第54頁,文書三十九。《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同治六年二月乙亥。

②《日省録》(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4年)李太王丁卯年七月三日。

③《清季中日韓關係資料》第91頁,文書七十五。

方式被平息下去。但是,這一事件對此後的日朝關係仍然産生了影響。正如田保橋潔在《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中指出的那樣,清政府向朝鮮確認朝鮮向日本朝貢、國王到江户朝拜大君等傳聞的真假一事本身被朝鮮方面視爲恥辱,幕府對征伐朝鮮的否認和派遣使節的行動反而讓朝鮮猜疑日本是否别有居心,因而成爲"此後相當長時期中日韓邦交在精神上的障礙"①。

那麽,這位給清、日、韓三國外交造成麻煩的"八户順叔"是怎樣一位人物?這個時期爲何會在香港,是出於什麽目的寫這樣的文章呢?如果像田保橋潔推測的那樣,這是他在前往歐洲途中暫時逗留上海、香港時的行爲,那麽他通過什麽途徑與當地的中文報紙取得聯繫?爲什麽要特意在前往歐洲的中轉地留下這樣具有挑釁性的文章呢?爲了回答以上疑問,需要對八户順叔其人有更多的認識。

二 前往中國的日本人記録中的八户弘光

八户順叔名喜三郎,又名弘光,日本安政六年(1859)即爲當時美國駐日本神奈川總領事館書記生、美籍荷蘭人 Engene Miller Van Reed(1835—1873)擔任翻譯。慶應元年(1865),Van Reed 因病回國療養,八户隨之同行,訪問了 Van Reed 的故鄉賓夕法尼亞州及華盛頓、紐約等東部城市,並受到約翰遜總統的接見。1866 年初,二人在檀香山逗留一個月之後前往香港,中途遭到海難,幸而獲救,於同年六月回到横濱。但是八户因爲違反了禁止私人擅自前往海外的規定而被拒絶入國,只好返回香港。此後,八户在與 Van Reed 關係較深的美國商社琼記商會(Heard Augastine & Co.)工作,並因工

① 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文化資料調查會,昭和三十九年)第二章。

作關係經常往來於上海、廣州和香港之間。從這一經歷可知,八户給中文報紙投稿時並不是在前往歐洲的途中,而是在他爲琼記商會工作期間。

因爲當時在中國長期居住的日本人極爲罕見,八户的存在非常特别。他自己聽説有日本人來航的消息也主動前往見面,並盡力爲他們提供幫助。因此,這一時期到過上海或香港的日本人的記録中往往會出現他的名字。譬如,和明治時代著名思想家中村敬宇一起在慶應二年(1863)率領幕府派遣的十四名留學生前往英國的川路太郎在其《英航日録》中對在上海偶然相遇的日本人八户有以下叙述:

> 其身份本爲將軍家臣次子,因先年游横濱,遇美國人,遂至此地。頗能書,通詩文,且善英語。性格資質極佳,甚爲政府着想。既從懷中取出上海報紙,出示其中稱賞日本政府政體之處。(中略)此人在上海頗有名。香港報紙上亦以日本人"恪"而著名①。

記録中未留下這位日本人的名字,不過,從"恪"與"順"字意義相通,此人既通詩文書法,又懂英語,而且在上海、香港都出了名,還特意帶來讚賞日本政府的報紙向人誇示等情況看,這個人應當就是八户弘光。

不過,另外一位同樣是在慶應二年來到上海的土佐藩藩士谷干城的日記中則對八户有完全不同的評價:

---

①據川路柳虹《黑船記——開國史話》(法政大學出版局,1953 年)轉引,原文爲日語。

(八户)洋夷味道十足,言語不堪入耳。且自負甚高,在香港報紙用自己的名字登廣告,其輕薄可知。①

這位初次來到上海這個商業化城市的年輕氣盛的土佐藩士似乎對八户弘光完全不能理解。但是,如此鄙薄八户的谷干城大概不知道,這年十一月到達香港、翌年一月回國的日本八丈島漂流民在香港得到八户的照顧,正是通過八户的翻譯和談判,漂流民纔得到英國總督的保護,並由英國船送回日本②。

此外,慶應三年(1867)一月由濱松、佐倉等藩的九位藩士組成的貿易考察團來到上海,在滬期間,從聯繫住宿到參觀購物,都得到八户的幫助照顧。一行從上海去南京的旅行也由八户同行。貿易考察團成員之一、後來成爲明治時代著名畫家的高橋由一的《上海日記》中頻繁出現八户弘光的名字,他在上海畫的速寫中還爲八户弘光留下了我們現在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一幅畫像(圖一)③。

在當時曾到上海的日本人留下的記録中,有關八户弘光的記載最多的是八户的好友岸田吟香在上海期間所記《吴淞日記》④。

慶應二年九月,爲了幫助美國人平文校對、印刷第一部日英詞典《和英語林集成》,岸田吟香隨平文來到上海,並住到翌年四月

圖一　高橋由一繪《順叔八户先生》

---

①據沖田一《日本と上海》第 198 頁轉引,原文爲日語。

②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藏《在香港英國鎮臺八丈島漂民救助一件》,見《續通信全覽》。

③高橋由一《上海日記》,青木茂編《明治西洋畫史料　記録篇》(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86 年)所收。原本藏於東京藝術大學博物館。

④《吴淞日記》原本一部分由其子孫保存,近年被捐贈給岸田吟香故鄉岡山縣的岸田吟香紀念館。這些資料曾由圓地與四松整理,於 1931 年到 1932 年陸續刊載於《社會及國家》第 185、188、190、192—194、197—200 各號(東京,一匡社)。



末。他和八户在横濱時就認識,在日本人極少的上海,更成爲無話不談的摯友。《吴淞日記》慶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有以下記載:

> 我先來到上海,不久弘光也來了。我們倆還在這裏磨磨蹭蹭,後來又來了木村,接着是川路、中村、佐藤、箕作、伊東、福澤等。①

岸田吟香回國以後的日記中談到八户,也説他是"在中國時最好的朋友"(見後)。《吴淞日記》頻繁出現有關八户的記録,是考察這一時期八户弘光在上海的活動的寶貴資料。

在這些記録中,我們先看一下與報紙投稿事件有關的資料。

根據《吴淞日記》,慶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一週之後的二十

①《社會及國家》194 號,第 97 頁。原文日語,筆者譯,以下同。

二日,岸田吟香曾兩次訪問琼記商會,詢問八户弘光回上海的日期①。慶應三年一月十日日記寫到:“弘光來打招呼説從香港回來了。好久不見,聊了很多。他説今天太忙,改日再來,就回去了。”②從這段記載不僅可以看出二人關係之密切,而且可以知道,八户慶應二年十二月是在香港度過的。一月十一日也就是八户從香港回來第二天的日記云:“晚上弘光來。還鞋,送我糖果。借給我六張香港報紙。”我們當然很想知道這裏出現的六張香港報紙的内容是什麽,可惜這天的日記没有其他的相關記載。但是,根據前一天的日記,八户弘光告辭之後,岸田吟香與平文曾談論前一年法國傳教士在朝鮮被殺以及美國船被燒等事件,並議論説:“不知朝鮮爲何做出如此暴虐的事,實爲没有人情的國家。大概就因爲是這樣的國家,所以豐臣先生纔會去征伐吧。”③根據這段記載推測,有可能八户來見岸田時曾談起在分别期間發生的朝鮮事件。兩個月後的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有以下一段記載:

> 白天到琼記看了看。弘光明天要去香港,正在打點行李。(弘光説)有個叫曾我彌一的人來了,昨天見到。聽説曾去過不少地方,説是在香港看到日本女人在彈三弦。(中略)中文報紙上登了批評日本的内容,真讓人生氣,得找機會報復一下。我笑他説:先前弘光託報館的先生登了誇讚日本的文章,大概是中國人看了生氣纔寫的吧。④

這裏提到的“弘光託報館的先生登了誇讚日本的文章”,應當就是指上文所述的“日本名儒八户順叔”的投稿。

---

①《社會及國家》185 號、188 號。
②《社會及國家》192 號,第 103 頁。
③《社會及國家》192 號,第 104 頁。
④《社會及國家》199 號,第 107 頁。